

“吝啬”老汉与忠厚长者

——一位老工会主席眼中的作家柳青

柳青1952年从北京到长安县任县委副书记,并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14年,文革后又任县城韦曲东街干休所居住4年,不但写下了著名小说《创业史》,也与当地广大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友谊。

2020年11月9日,柳青研究会成员每小平、刘君瑞等一行到现年88岁的杨斌超老人家中采访。在80岁老伴陈恩芳陪同下,作为在长安德高望重、知名文化人的杨斌超先生,首次向外界披露了他和柳青近20年间的深厚友谊和紧密交往。



杨斌超先生(右一)接受采访。

1953年,杨斌超从西安师范毕业后到家乡杜曲三校(今岳村小学)任教,1955年调长安一中任团委副书记,1959年夏调任县文化馆任馆长,1961年调引镇中学任政治老师,1965年调长安一中任教,曾兼任学校党支部书记、工会主席,1994年退休。

1954年春的一天,县委一干部突然通知我,受柳青书记委托,叫我到皇甫中宫寺柳青家去。至于柳青为什么找我,应该是出于家在皇甫村的表弟刘茂学的介绍。因为表弟是个农艺师,常给柳青家修剪果树。当时,我只知道柳青是一位作家,不认识他。过了几天我选择晴好天气作伴去柳青家,他的夫人马蕙和孩子都不在家,家中只有柳青一人,我初始见面交谈有点拘谨。当柳青给我端来茶水,和我交谈,我也就无拘无束起来。

柳书记待人和霭可亲,先问了我的一些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情况、了解村上群众对合作化的真实反映,但重点是向我了解我们村上一位高小女学生,问得十分详细。不仅是她的家庭和学习情况,连她待人说话甚至性格特征都问得很仔细。柳青还询问农民关心合作化的情况,农民的生产生活怎样?稻田里种啥秧苗?不论在啥场合,只要提到农民,话题就会问到底。我百思不解他问这些干什

么?直到后来看了《创业史》才想到,他把这个女学生作为书中一个角色的原型,叫我来是为《创业史》提供鲜活的农村素材。

《创业史》第一部出版后,我读过两遍,有些章节我反复读过,对其中的名言都在日记本上做了摘抄。有次和柳青谈到《创业史》中有些情节描写时,我说你把姚士杰强奸素芳的情节写得太细了。柳青有些急,说:“你懂什么,这个情节还是我在县法院翻找几起案例才找到的。”

同柳青接触较多的是我到县文化馆当馆长以后的事情。1960年初,我参加了省委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。1960年柳青《创业始》(第一部)出版,省作协领导和长安县委书记孟服南主持召开了座谈会。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,后来分别在《陕西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上刊发。

1960年10月,县委宣传部在文化馆办了一个“反右倾展览室”。柳青看了这个展览后问我,这个前言是谁写的?我说是我写的,后

交文教局长修改的。柳青笑着说:“‘用真理戳穿谎言,以事实消除怀疑’,事实就是你们展的那些‘南瓜萝卜’吗?”我当时无言以对。他常对我讲:要用真理对群众说话,用事实宣传党的政策。

当时长安文化馆坐落在县城最繁华的街心位置,柳青只要到县城,就来我办公室喝水聊天,了解我的家庭、学习和工作等方面的情况。在柳青的提点下,我于1956年入党,1964年赴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,受到毛主席、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,合照照精心保存至今。

柳青非常关注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,针对耕畜防病治病的实际情况,不但编写出《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》,还对果树只长枝股不结果的情况,邀请省农校毕业的刘茂学农艺师到碾湾等地,给农民果园的果树修枝剪枝,传授果树的修剪技术,对农民嫁接柿子树也现场指导。

有人说柳青“吝啬”不大方,对于这一点

我也认可。有一次,柳青到韦曲一食堂吃了一小碗二两粮票、一角五分钱的臊子面,可能没吃饱。饭后,柳青又在食堂外买了个大空柿子,吃完后用手把嘴一抹,走人!由此落下了个“铁公鸡拔毛咧”的笑话。

我曾就此问题问他:“听皇甫乡党说你吝啬皮,向你借钱你不借。”他说:“我没钱帮助农民改变贫穷面貌,何况说我吝啬的那位还不是贫苦的庄稼人。”

柳青和家人生活艰苦朴素,从不乱花一个钱。柳青说:“我没有能力,只能用政策进行帮助。”当时,我理解不了这话的意思,后来当得知柳青将《创业史》的16000元稿酬,捐给王曲公社用来办农械厂,还用800多元钱为生产队买回一匹大青骡,我心里对他的“吝啬皮”才有了另外一个理解。

1975年,我时常到韦曲饭店什字东边的市民政局简易干休所看望柳青,他住在二层,由于年老体弱行动不便,想喝水就用铁杆杆把栏杆一敲,保姆就送开水上楼。柳青不抽烟、不喝酒,一顿吃一碗汤面条,放些生萝卜丝就是一餐,看着令人心酸。

其时,县委宣传部孙冠捷和柳青关系最密切,经常来往打招呼,了解看病情等等……由于子女不在身边,柳青叮嘱我,“只要你来韦曲,就到我家来!”

我先后四五次在上午陪柳青到县医院,他是个哮喘老病号,直接到门诊喷药、取药,然后带治哮喘的药回家。每次陪着去、陪着回,安置妥当后我才同柳青告别回家。

柳青百年诞辰的前几年,我带上祭品到皇甫柳青墓去祭奠。看管墓园的人问:“你是谁?是亲戚还是啥关系,咋这么精心?”我答:“我是柳书记的朋友!”我虔诚地给坟头献上一束鲜花,鞠躬致哀。叮嘱看墓人,看管好墓园,并送给看墓人一条香烟。

去年清明节后我到柳青墓园,看到墓园整修一新,还安排专人打扫卫生,倍感欣慰。

临别时,杨斌超老人发自内心的跟我们说:“柳青是真正的共产党员,作家的旗帜!”

□杨斌超 口述
每小平 刘君瑞 郝振宇 整理

往事

陈忠实背馍

陈忠实的一生与文学结缘,《信任》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,《渭北高原,关于一个人的记忆》荣获全国报告文学奖,《白鹿原》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。陈忠实也曾感慨,自己与背馍结下了不解之缘,少年时为读书从乡下背馍到城里,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从城里背到乡下。

1955年6日,13岁的陈忠实小学毕业,在西安市第十四初中(今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)考区参加升初中的考试。1955年秋季,陈忠实开始在位于西安市韩森寨的西安市三十六中上初中。由于当时三十六中还在修建,陈忠实初一第一学期是在西安市鸡市拐索罗巷的一个教堂上的课。

不论是在鸡市拐索罗巷,还是在韩森寨,距陈忠实的老家灞桥区西蒋村都很远,只能在学校寄宿。每星期天下午,陈忠实

背上母亲为他准备的粗粮馍,从西蒋村走到学校。上一星期的课,到了星期六下午,他又走回家去。他在学校的伙食,基本上是开水泡馍。家中境况好的时候,父亲会一个星期给他两角钱,让他买点咸菜或辣子酱。

到了冬天,天寒地冻,陈忠实仍然要在西蒋村与学校之间徒步。一个星期五的晚上,一场大雪骤然而至,积雪足足一尺多厚,陈忠实的心里一直发慌,这样的天气,怎么回家去背馍哩!熬煎到最后一节课上完,他走出教室,猛然看见父亲一身的雪,迎着他走过来,肩头扛着一口袋馍,笑吟吟地对他说:“我给你送干粮来了,雪太大了,你走不动,就不用回家了。”

就这样,从1955年至1962年,青少年的陈忠实,依靠背馍读完了初中和高中。

1959年春天,陈忠实从报纸上得知著名作家柳青写的《创业史》将在《延河》4月号开始连载。他坚持每天只吃干馍喝开水,省下父亲给他一周的两角钱。到了4月,他赶到纺织城邮局,买到了刊发《创业史》(当时叫《稻地风波》)的《延河》杂志。接下来,陈忠实每月按时买《延河》,读《创业史》。

1982年11月,陈忠实调入陕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,实现了当一名专业作家的梦想。之后,根据“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”的政策,陈忠实的妻子和子女四人的户口,从灞桥区农村迁到了西安。

1988年4月至1991年深冬,陈忠实一个人回到西蒋村,潜心创作《白鹿原》。在城里照顾老人及子女的妻子,也没有时间给他送馍,陈忠实就从西安家里,背馍到西

蒋村,自己开火做饭,洗锅洗碗。

1991年农历腊月,当妻子又一次到西蒋村送馍临走时,陈忠实说:“你不用再送了,吃完这些,就写完了。”妻子突然问他:“发表不了咋办?”陈忠实没有迟疑,不无调侃地说:“那我就去养鸡。”

1992年春季,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审读《白鹿原》期间。陈忠实又从西蒋村回西安家里背馍,习惯性拆读外来信件,当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对《白鹿原》高度评价的信件时,顿时从沙发上跃起,“噢哟”大叫一声。妻子从厨房跑出来问出了什么事,平静下来的陈忠实说,可以不用去养鸡了。

陈忠实不论是为了求学,把馍从乡下背到城里,还是为了创作,把馍从城里背到乡下,都是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故事。

□付海贤

冬至·拙思

□春草

世称此日为亚年,
阴阳交替需祥瑞。
枯枝孕葩荒野,
只为绽放把春染。

语林指瑕

吉林人社版的“今译足本”《随园诗话》,厚厚的三大本,1532页。大约为销售计,封面上竟是毛泽东视察黄河的大幅照片(10.5cm×8.5cm),还有醒目的九个大红字:“毛泽东出巡必带的书。”在其书舌和《前言》上,写有数位名人对该书的评价,其中提到郭沫若时却写道“近人郭沫若”。噤,郭沫若竟成了“近人”!

某出版社的《唐宋词选释》中,有对欧阳修《蝶恋花》词的解释。欧词云:“庭院深深深几许?杨柳堆烟,帘幕无重数。玉勒雕鞍游冶处,楼高不见章台路。雨横风狂三月暮,门掩黄昏,无计留春住。泪眼问花花不语,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解释中写道,过片三句(即雨横风狂三句),近人俞平伯评曰:“‘三月暮’点季节,‘风雨’点气候,‘黄昏’点时刻,三层渲染,才逼出‘无计’句来。”噤,俞平伯也成了“近人”!

郭沫若、俞平伯二位先生,系当代名人。郭沫若(1892—1978),系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、诗人、历史学家、剧作家、考古学家、著名的社会活动家,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。俞平伯(1900—1990),系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、红学家。二老分明是今人,何来“近人”之说。还有柳亚子,柳亚子亦是名人。1950年国庆观剧,毛泽东与之尝有唱和,谓寄《浣溪纱》。上海辞书出版社也将其列入《中国近代史词典》,他又被稀里糊涂地定为“近人”。

之所以说近人,大抵他们以为人过世后就不算今人,故称其为近人。孰知此大谬也。近人也就是近代人。近代,距今所处不远的时代。既是时代,就不是指几年。中国对近代的划分,是指从清道光二十年,即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,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七十年,“五四”至今,就是现代和当代了。所以“近代人”或“近人”当指在近代逝世的人,现代人以此类推,乃“今人”,非“近人”。

典型的“近代人”例证,当数王鼎(1768—1842),鸦片战争爆发后,林则徐被革职,王鼎力荐道光帝重用林则徐,未果,遂以尸谏,其绝笔中有云:“条约(中英鸦片战争条约)不可轻许,恶例不可先开,穆(彰阿)不可用,林(则徐)不可弃也。”因其卒于1842年,所以将他列在鸦片战争之后,而属于近代。江西人社版的《中国历代名人辞典》,将其列为“近代”人之首。典型的“现代”人”例证,就是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马相伯,他出生于1840年,卒于1939年,是位百岁老人。他的生年虽属近代之始,然其卒年是在“五四”以后,所以他并不能算是“近人”,湖北人社版的《历代爱国名人辞典》中,就将其列为“现代”第一人。

近人,今人,如何个分法,就要视其谢世的时间而定,1919年“五四运动”为时间下限。在“五四运动”前,属近人,在“五四运动”后,属今人。

□杨乾坤

郭沫若和俞平伯是「近人」吗

陕西省总工会主办

1950年2月7日创刊

邮发代号51-7

陕西省一级报纸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61-0015

陕工网网址: http://www.sxworker.com

欢迎订阅陕西工人报



扫描二维码
订阅陕工报



价格: 228 元 / 年

联系人: 刘海英 18133921020
电话: 029-87344642 传真: 029-87345725